



论思维和说话

1. 思维的本质在于反思（*Reflektieren*），即区分思维者和思维内容。
2. 为进行反思，精神在其连续不断的活动中必须作一短暂的停顿，将此时此刻展现在眼前的东西把握为一个单位，并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确立起对象。
3. 对以这种方式构成的若干单位，精神须再度进行比较，并按自己的需要加以分解、组合。
4. 这就意味着，思维的本质在于把自身的进程分为若干片段，并将自身活动的某些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如此构造起来的東西既相互有别，又都作为客体对立于思维主体。
5. 任何思维，哪怕是最纯粹的思维，都必须借助感性活动的一般形式进行；只有在这类形式中，我们才能领会并牢牢把握住思维。

6. 如上所述，思维的某些部分统一起来，构成一些单位；而这些单位本身又作为要素区别于一个更大整体的其他要素，以便成为对立主体的客体。这样的一些单位所具的感性表达，在最广的意义上便可以称为语言。
7. 所以，语言与第一个反思行为直接相关，并与之一同发生。在含混无序的欲念状态中，客体为主体所吞噬，而在人从这一状态中觉醒并获得自我意识之时，词也就出现了：词仿佛是人给予自身的第一个推动，使他突然静下心来，环顾四周，自我定向。
8. 人寻求语言，也即寻求符号。在符号中，他依靠从思维中区分出的片段，得以把一些单位构造为整体。这样的符号，更适合于表达属于时间范围而非空间范围的现象。
9. 因为，在想象力和视觉面前，那些毗邻存在的静止之物的轮廓很容易相混；而在时间序列中，当前的一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下了一道确定的界限。存在与不复存在是不可能混淆的。
10. 视觉若单靠自身，恐怕只能直接确定不同颜色的界限，而无法根据事物的轮廓确定不同事物之间的界限。为作出这样的确定，或是要靠触觉，即用手触摸物体周身（这是在时间序列中展开的行为）；或是根据一个事物迅速脱离另一事物的那种运动来判断。在这两种确定行为的基础之上，视觉便建立起了所有类似的推论。
11. 在所有随时间展开的变化当中，最清晰可辨的是声音带来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极其短暂，出自人所具有的生命气息，会在片刻之间失去踪迹，但又最为生动、最具震撼的力量。

12. 因此，语言符号必然由声音构成。一旦人明确地认识到一个有别于自身的对象，他就会根据某种隐含于一切人类能力之中的神秘的类推原则，直接发出一个表示该对象的音。
13. 这种类推原则进一步发挥着作用。当人寻求语言符号的时候，他的知性担负着区分的任务。此外，他要构造出一些并非由真实的事物组成，而是由概念组成的整体；即，他可以进行自由的处理，再度加以分解，重新建立联系。与此相应，舌头便选择了分节的语音，这样的语音包含着一些要素，在其基础上便能构成丰富多样的新的复合形式。
14. 在整个大自然中，这样的分节音只存在于人的身上。因为，惟有人才通过共同思维（*Mitdenken*）而促使同类达到理解，至于所有其他的生物，充其量不过是通过共同感觉（*Mitempfinden*）而促使同类采取行动。
15. 所以，人决不会把任何一个粗糙的自然音收进语言，而是始终构造出与自然音类似的分节音。
16. 甚至连自己抒发感情的喊叫声，人也使之与语言严格区别开来。在这方面，即使是最有教养的人也受着感觉的正确引导。当他异常激动，以致怎么也无法摆脱关于某个事物的念头时，就会爆发出自然音。而在相反的情况下他便会正常地说话，只是随情绪的起伏提高音调。

2

普通语言学论纲

1. 我所说的“总体语言研究”，是指所有起着主导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历史叙述，它们是有序的、成系统的，有助于语言研究的进行，并可以修正、扩展和丰富语言研究；至于研究的对象是若干语言还是所有语言，涉及的是一种具体语言的特性还是人类语言的本性，可不予考虑。

2. 因此，这样的一部导论必须包括最一般的概念，并尽可能向纵深之处探发；同时，也要尽量广泛地考察特殊现象，因为知性必能发见现象的类似和关联，其任务不应只托付于记忆和练习。

3. 与此有关的理论探讨只应称为一项研究的导论，因为不论是从一种语言还是从所有的语言中，都不可能形成一门科学或学科，有可能的只是对每一种语言进行研究。每一种语言在本质上都是不可穷尽的，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对之作全面的探究，更不可能作出全面的描述。

4. 每一种具体语言都带有某种印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点。由此推断，所有语言的总和极有可能反映出（人类的）语言能力，以及依赖于语言能力的人类精神。

因为，语言乃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人既创造出语言，又为语言所引导。过去人们只是把语言看做一群符号，表达了一些外在

于语言的、自在自为的物象，甚或仅仅是一批概念而已。幸运的是这种错误的看法早已被抛弃了。

各民族的分隔是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语言只不过是民族分隔的伴随现象；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语言的基础是某种远比上述现象重要的意图（*Absicht*），即（体现）世界秩序（*Weltanordnung*），或者说是某种深在得多的人类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我们知道，人类精神的每一具体作用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可以通过另一相应的作用来加以完善；此外我们也看到，不少已得到细致研究的语言具有可以互补的优点和缺陷。这一点也许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尽管有许多语言未及全面繁荣，便已走向衰亡。或许，导致语言多样性的原因不在于人类精神的内在需要，即需要造就丰富多样的智力形式，而这样的丰富多样虽有一定的界限范围，却像积极生动、多姿多彩的大自然的界限范围一样不为我们所知。倘若再进一步寻求〔语言与自然的〕这种类似，我们或许还可以声称，严格说来不会再产生出新的语言；然而，语言的变异（*Spielarten*）要比物理自然界中的变异多得多，因为物理自然界受到的限制也大得多。

5. 每一种语言都为其操持者的精神设下某些界限，在指定某一方向的同时，排斥另一方向。所以，对所有的语言进行研究会使我们看到，一种语言能够在多大的范围内实现飞跃（*Aufflug*）而人类精神的界限又以何种方式仿佛历史地为语言所决定。

6. 一部总体语言研究的导论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

尽可能地对人类的语言能力作出测断。

在朝着这一终极目标努力的同时，这一研究很自然地也就满足了所有次要的目的。

7. 然而，摆在这项研究面前的只是人类语言创造之物的残章片段。大部分产品已经湮没；许多东西将永远无法破释。因此，我所立足的基础首先须是这样一些东西：理性对之的认识将能突破现有材料的范围，但理性的认识始终必须借助现有的材料进行。

8. 所以，在此有必要加以考察的第一个对象便是语言，以及它对人的影响。这里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和人，并不考虑个别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9. 一方面要排除所有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要综括起所有已知的事实，——在这两者之间，既在人的概念和人类之间，存在着一个积极生动、丰富多姿的领域，它由真实的语言、民族和个人构成。我们应对这一领域作全面的检验、测断和加工处理，但在这之前，必须在限定着一种具体语言的特性（Character）之中，以及在人类分隔为部族、民族、个人的目的和属性中发现与之有关的指导原则。

10. 以此为对象的独立而深入的研究，其必要性甚至在对各种语言所作的初步的、浮于表面的探索中就已显露出来。

漂浮在山顶的云朵，只有从远处眺望才有确定的形状，而一旦我们走进其中，便化为了一片灰蒙的雾气；与此相仿，各种语言的作用和特性虽然整个说来可以清晰地认识，可是一旦我们着手考察与其特性有关的具体细节，我们的对象便仿佛会从手中溜脱。

还有一个困难是，人始终被束缚在语言的圈界内，无法在语言以外争得一个立足之点。如果他想要摆脱一个词，直接涉入这个词所指称的概念，那么，（除了直观的对象）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否则就只能用一个仍由词语合成的定义来转述。

此外，语言与民族特性之间的密切联系之所以难以解释，也是由于这类特性因民族和个人的不同而产生种种差异，而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进行全新的和更深入的探析；这方面的研究，有一部分实际上属于一个永远无法完全勘破的领地。

惟有不断地立足经验，并且不断地返回经验，才能最终实现上述目标。但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地搜集和筛选所有现存的语言材料，并予以系统的归整和比较，经验便难免会导致偏见和误识。

所以，除非对整个上述对象进行崭新的、认真的研究，除非研究不仅本身完备周密，而且与所有毗邻的领域相互关联，我们永远不会有使语言研究以一种真正卓有成效的方式深入至其他人类知识领地。

11. 在我们的时代，哲学和语文学已取得巨大进步；对所有的文明语言都已展开研究；尤其是通过传教士和旅行家的努力，那些具有独特构造的化外语言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尽管如此，这一切对于以上提出的视角来说还远远不够。

从哲学观念上看，人们还几乎只是停留在普遍语法的贫乏境地。甚至对普遍语法，也极少视之为是一门纯理性的科学，更未把它看做一种普遍的比较语法。在绝大多数场合，普遍语法只不过是一堆理性论条与实际语例的混合，而语例的搜集则极不全面，往往得自偶然机遇。

从历史资料来看，人们仍只是满足于综合起一批材料，然而这类材料既不够完整，也不够纯一，无法用于各项目的。更不幸的是，人们几乎处处都根据这样一些材料作出判断，而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判断缺乏可靠的基础，即恰当地建立起来的主导思想。

因此，迄今为止不论是属于哲学范围的各门科学^①，还是历史学，特别是对语言本身的认识，都没有从受到如此处理的普通语言学中获得多大的益处。人们花了很多力气，才找出那么几十个（可供比较的）词，但如果继续仅仅依靠这些词来推断各种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不过问它们与语言中其他词的内在联系，词源学以及关于民族起源和亲缘关系的理论就势必要受到怀疑，背上“不牢靠”的名声。

于是，很自然，甚至在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人眼里，寻索每一语言残余形式也只是一种可以容忍的探新猎奇；而语文学家则认为，那些研究“野蛮语言”的人只不过是处于在古典语言的

^① 当时德国大学里的“哲学系”，也包括逻辑学、美学等学科。——译注

研究上无法再进一步，出于绝望才改换了对象。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一种语言的魅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文学上面^①，也不完全在于这种语言所显示的民族特性，以及由此可以获得的历史的解释；一种语言之所以让我们感兴趣，是因为它通过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基本成分的属性，以很不同的方式引导并束缚着精神和感知。

12. 往往是在最不开化的野蛮部落的语言中，具有内在和谐一致的结构显得最有活力、最为简单。语言中的这种和谐一致，它的表达方式与种种极为细腻的感觉色彩的关系，它的名称之间的关联所揭示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它的另外一些令人赞叹不已的美，——只有当人们弃绝了所有其他目的，完全客观地为了语言自身的目的而研究一种语言时，这一切才会表现出来。毫无疑问，这一客观的目的要求我们不是把语言看做人的发明或自然的造物，而是把它看做一架授予人的乐器：

这一乐器既非由人所造，也为人的意识中潜存的一切能力所不可逮；不论谁来演奏，都不可能穷尽它那无比丰富的乐音，而每个乐音的内容也只能被逐渐地认识；它的弦可以奏出最宽广的情感的音阶，它似乎只是追随着精神和感觉发声，实际上它却为精神和感觉指示了正确的道路，让二者借助它所赋予的翅膀、跟随着它而行进。对于语言的这种构造之美无动于衷的人，一定是从未尝试过窥探其构造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各种语言一直被看做是达到另一些更为重要的目的的手段，以致绝大多数人，包括一般学者和语言学家，都是在语言里面徘徊终生，而从未上升至一个更高的视点，由之可以对语言整体及其组构方式作一概观。

13. 当前的研究应指出：人们在语言中可以认识和感觉到比语言本身更多的东西；即使在日常运用之外，语词也以另一种方式从外部和内部对我们产生影响。若能说明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也就取得了预期的最佳效果，至于随之而来会有哪些附带的好

^① “文学”(Literatur)，也可理解为“文献”，或一般而言的文字作品。——译注

处，我们不必多加考虑。

倘若人们能够更普遍和正确地认识到母语的内在关联，那么，概念的清晰性、表达的明确性和意识的缜密性便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景象。对母语和祖国的挚爱，以及伴随而来的每一内心感受，都会变得更为强烈。只要人不再把语言视为一种近乎规约亦且无关紧要的符号，而是把它看做他自身的主干上萌生的枝条；只要人像关心家乡的山水一样稍许关心一下自己的语言，那么，他就会看到一个处处与他相伴的对象，这一对象始终不断地刺激着他，从不以他的外在用途为转移，并且不断地对他产生反作用。正因为此，他对外语也会作出正确的评价；即使在目前普遍缺乏外语知识的情况下，他也能够适当地处理母语同外语的关系。这意味着，除了已有的那些与他相互作用的力量，他还会获得另一种新的力量；由于他和他的语言始终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会变得更加深入、更有规律，同时也更富成效。

随着人们对语言的兴趣逐渐增长，语言会摆脱那种自傲、鄙薄的态度（现在人们还往往以这样一种态度对待外乡人的语言和俗民百姓的语言，却不知这种态度最终会致使语言和民族失去一切锐敏和活力）。上流社会与民众因此会相互接近，文化将会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一旦人们开始喜欢上语言的清新、真切和粗犷，也就会更主动地关心民众的语言，使之得到提高。

不论以何种方式从事语言研究，最终只有囊括起所有的语言，并且把整个语言领域的全部材料一举包括进来，我们的研究才能给语言和历史带来完美无缺的科学上的用处。迄今为止的研究不仅不够全面，而且缺乏立论的基础知识，论述的正确性也就很有疑问。

14. 当然，没有哪个人会指望把这一极其广阔的领域包揽无遗；只有靠许多研究者不断努力、互补互鉴，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至于我自己，在写作本文时更不敢自认为做了一项完备的工作。我只是觉得，亲自试作一番探索要比仅仅提出一个规划更为

可取。如果我们自己走在山路上，而不是仅仅从高处放眼眺望，就能更好地感受到遭遇的困难和取得的成绩。

15. 整个路程的行进须分作三段来完成，或可以视为三项不同的工作：

- 一般的研究，即从所有语言的广泛领域中仅仅提取出某些东西，但要能够说明〔人类〕语言的本质和作用；
- 专门的研究，即搜集、遴选和整理现存的各种实际语言中的一切事实（而之所以以其为对象，是因为那是真实的存在）；
- 纯历史的研究，即把上面两种研究的结果统一起来。

16. 上述一般的研究，本身又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纯粹的考察，即以语言本身为认识对象；

第二，对如此获得的成果加以运用，即方法论。

17 一般性研究的第一个方面，是整个事业的基础，决定着其可能的范围和成功的希望。这方面的研究要想完满地达到目的，便需要就语言、语言的本质、具体语言的划分、语言与人和世界的关系等等作出一般的论述。

3

论与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 有关的比较语言研究

(1820年6月29日在柏林科学院宣读)

比较语言研究的独立性^①

1. 比较语言研究必须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自身用途和目的的研究，才有可能成功而可靠地揭启语言的特性，阐明各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形成。显然，以这种方式来考察哪怕只是一种语言，也会遇到困难。原因是，尽管不难取得关于每一语言的总体印象，可是当我们努力寻索这一印象的起因时，就会被无数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所迷惑。我们很快会看到，语言的功效（Wirkung）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些重大、关键的特点，而是更多地决定于（全部）要素的属性所发挥的作用；这类作用的分布是均匀的，孤立起来几乎不会引人注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惟有以普遍的研究为手段，才能清晰明确地认识语言这种具有精巧构造的有机体，因为，如果能够把一个整体上始终同一而具体形态千差万别的形式认识清楚，我们的研究也就变得容易了。

^① 黑体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注

有机组织的固化和进一步完善

2. 我们的地球在形成今天的海洋、山脉、河流等地貌之前，曾经历过一系列巨变，然而在这之后就变化甚微。与此相仿，在各种语言中也有一个完备的组织（*Organisation*）得以形成的时点，自那一刻起，语言的有机构造和固定形态就不再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语言是精神生机勃勃的产物，所以，在既定的界域内语言的进一步完善（*Ausbildung*）可以持续进行，永无止境。一种语言的形态一旦固化，其基本语法形式就会维持原样不变。例如，一种不区分性、格、被动态和中动态的语言，就不会再去填补这些空缺；同样，大的词族和主要的派生形式也不会再有增加。

事实上，只有通过概念含义细微的分化和衍生，通过概念的组合，通过词义的内部扩展，通过词与词之间有意义的联系，通过富于想象地运用词的本义，通过正确地区分和识别某些特殊用途的形式，通过剔除冗余的成分和修整粗陋的发音，一种成型之初显得贫乏笨拙、无足轻重的语言在得到命运之神的恩宠后，才会发展起一个概念的新天地，让表达的力量放射出前所未有的绚丽光彩。

有机发展的最低阶段

3. 现存语言已构成相当完善的语法形态，迄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语言能够超越这类语法形态的界限，也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会以其剧烈变动的形式让我们大吃一惊。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当然，对上述论断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检验，为此首先应该确定最低程度的语言构造，这样我们至少可以从经验上了解语言有机组织的阶梯（*Organisationsleiter der Sprachen*）上最低的那一级。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就必须置于野蛮民族的土语上面。但是我个人迄今为止的经验却告诉我，即使是所谓粗陋野蛮的土语也已拥有可供完整运用的一切手段；只要假以时日，这些

土语的形式会像最完美、最优秀的语言形式已然经历的那样，包容起全部的心灵情态（*Gemüth*），从而能以比较完善或不太完善的方式表达每一个思想。

语言只能一举生成；部分与整体

4. 语言只能一举生成，或更准确地说，语言在它存在的每时每刻都必须具备使它得以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东西。语言是（人这一）有机生命体在感性和精神活动中的直接表现（*unmittelbarer Aushauch*），所以语言也就很自然地具有一切有机体的本性，即，它的每个成分都依赖于其他成分存在，所有成分则都依赖于一种通贯整体的力量而存在。当然，在自身的内部，在或狭或广的范围内，语言的本质也在不断地自我重复。即使在一个很简单的句子里，只要有语法形式可言，语言也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再简单的思想联系，一经获得清晰明确的表达，那么仅从词汇上看就已存在着一个语言的整体。这是因为，哪怕是最简单的概念联系也会促动整个思维范畴的网络。正与负，部分与整体，统一性与多样性，作用与原因，现实性与可能性、必要性，制约与受制约，一种时空维度（*Dimension*）与另一种时空维度，一种程度的感觉与相邻的感觉，等等，每一方都以另一方为前提并相互牵制。同样，我们说出的每一个词语都是尚未说出的整个句子的构造成分，或是为其构造所做的准备。

分解与组合

5. 显然，在我们人身上存在着两个相互统一的领域：在一个领域里，人能够把固定的要素划分至一目了然的数目；在另一个领域中，人能够用这些要素进行无限的组合。而不论在哪个领域里，每个组成部分都既表现出自身独特的性质，同时又体现出它与其他部分的关系。换言之，人具有两方面的能力：一方面，他在精神上通过反思（*Reflexion*）、在机体上通过发出分节音（*Ar-*

ticulation) 而把对象分解为要素；另一方面，他又将要素重新组合起来，在精神上借助知性（Verstand）的综合，在机体上借助重音，因为正是重音使音节结合为词，使词结合为语句。说话者的意识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贯通上述两个领域，而这种力量在听者身上也会引发同样的作用，即，听者也同样能够完整地把握这两个领域。显然，听、说双方的相互渗透只能借助同一种力量进行，而这种力量的基础只能是知性。至于语音的分节发出，以及动物的暗哑无语和人类的有声语言之间的巨大区别，也是无法从生理上解释的。只有自我意识的强大力量才会迫使机体对语音作出精确的划分和牢固的限定，其结果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分节音。

语言的融混

6 很难想象，语言在形成之初就会马上开始完善其细微的构造。这样的完善是以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所经历的一切为前提的，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个民族的（语言）活动与其他民族的（语言）活动通常交互影响。若干土语的这种融合（Zusammenfließen），便是导致各种语言产生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一种新生的语言在与另一些语言发生混合时，或多或少会从它们里面吸收一些重要的成分。但那些逐渐退化、变得粗俗的文明语言却不大吸收异语成分，它们只是中断了平稳的发展过程，抛弃或扭曲了原有形式，或者按照其他规则改造和运用这些形式。

7. 一般说来，出现一些毫无共性可言的土语的可能性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否定这样一种假说，即所有语言具有普遍的联系。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是人类及其语言所不能渗透入内的。甚至我们不能否认海洋和陆地过去的划分跟现在或许完全不同。在尚未开化之时，语言的本性和人类的状态势必促进普遍的联系，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被别人理解，而这种需要便迫使人去寻找既有的、容易理解的东西。事实上，在文明把各个民族更多地联系起来之前，语言在一个长时期

里一直被众多小的部族占有；这些小部族既不愿长期定居一地，也缺乏有效地捍卫家园的能力，他们常常相互驱逐、相互奴役、相互混合，而这一切自然会对他们的语言产生影响。即使假定各种语言最早并非同出一源，不久以后也就没有一个语系可以保持纯净而不发生融混了。所以，只要有迹象显示出语言之间的（原初的）联系，我们就要抓住不放。这一点应该成为（比较）语言研究的圭臬。至于每一种具体的语言，则要考释清楚：它是一次性浇铸成型的，还是在语法或词汇构造上与其他语言有所混合；如果确有混合，那么是以何种方式发生的？

语言形成、发展的三个阶段

8. 为了对各种语言作细致的分析，可以区分出三个阶段：

- 1) 语言的有机结构虽然只是初步形成，但已呈完整性；
- 2) 语言因异语成分的渗入而起变化，直至重新达到稳定状态；
- 3) 当一种语言（相对其他语言）的外在界限和它的结构在整体上已稳固下来，不再发生变化后，它仍在内部、在更细微的方面进一步完善自身。

前两个阶段不大容易区分开来，但第三个阶段却体现出决定性的、本质的区别。这个阶段有别于其他阶段的关键，就在于语言组织达到完备状态的那一时点。语言一旦达到这一时点，就拥有了一切功能并能够自由地加以运用；而且，语言自身的结构也不会再发生任何超越该时点的变化。在源出于拉丁语的那些语言里，以及在现代希腊语和英语里，我们甚至可以追溯有机组织发生的历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证其臻于完备的时点。当然，这些语言各自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英语向我们展示了最富启发性的现象之一，即一种语言有可能由十分不同的部分组构而成，所以英语也是语言研究最有价值的对象。在希腊语里我们看到，

它很早就达到了完备，而且其完备的程度要超过任何其他语言；但自达到完备的那一刻起，从荷马一直到亚历山大格式的诗歌，希腊语也在持续不断地提高。至于罗马人的语言，我们发现它们好像在沉睡了数百年之后，才开始显出发达的科学文化的迹象。

语言差异的双重性：自然现象和理性现象

9. 我们在此试作的划分，构成比较语言研究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比较语言研究能否取得完满的成果，便取决于对这两个领域是否予以均衡的处理。语言的差异是一个应该借助经验和历史来探讨的题目，而且在探讨中要考虑到语言差异的起因和影响，考虑到语言差异与自然、人类的命运和目的的关系。但语言差异却是以双重的形式出现的。一方面，它是一种自然史的现象，是人类划分为不同部族的必然结果，因此也是人类直接联系的障碍。另一方面，语言差异是一种带有理性目的（*intellektuelle-teleologische*）的现象，是各个民族赖以形成的手段，也是造就更加丰富多样、更具独异色彩的知识成果的工具；语言差异导致了人类有教养的那些族类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因建立在不同个性相互感知的基础之上而变得更加深在。后一种现象是近代才出现的，在古代则只见于希腊和罗马文学的联系；由于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并非在同一时期繁荣起来，二者的联系也就不完全为我们所了解。

比较语言研究的四个对象

10. 语言的进一步完善（*Ausbildung*）显然也会对业已稳固下来的有机体（*Organismus*）产生影响。不过，为简便起见，此处我想放过这一可能会导致小小偏误的细节，而把上述两个比较语言研究的领域分别称为：

- 对各种语言的有机体所作的考察；
- 对处于进一步完善状态的语言所作的考察。

各种语言的有机体都产生自人类说话的普遍能力和需要，并

且源出于整个民族；而一种具体语言的文化则取决于一个民族特殊的禀赋和命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族内部代代相继的个人。所以，语言的有机体属于有智能的人的生理范围，语言的进一步完善则属于人的历史发展范畴。通过分析语言的有机体，我们可以测定语言的领域，检验人的语言能力；通过考察语言进一步完善的状态，我们可以认识人类经由语言达到的一切目的。语言有机体的研究要求我们尽可能广泛地（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而对语言完善过程的探索则要求我们限制在一种语言的范围之内，深入至其最最细微的特点。所以，前一种研究需要广度，后一种研究需要深度。谁要想把这两种研究真正结合起来，那就必须研究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可能的话甚至要囊括所有的语言；然而他的出发点始终必须是一种或几种语言的准确的知识。知识若不准确，会比缺乏完整的知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事实上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语言的知识。经过这样处理，经验的比较语言研究就可以说明：人以哪些不同的方式造就了语言，并且把自身思想世界的哪些部分成功地植入了语言；民族的个性怎样影响了语言，而语言又对民族个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反作用。因此，比较语言研究就有四个对象：

- 语言；
- 人类借助语言才能达到的种种目的；
- 处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人类；
- 各个具体的民族。

这四个对象，比较语言研究必须将它们置于相互关系之中加以考察。

语言有机体

11. 关于各种语言的有机体，我将在一部有关美洲语言的论作中详细论述。美洲是一块巨大的大陆，许许多多的部族在那里定居或游牧，但这块大陆与其余的大陆是否一度有过联系，目前